

山东两个趵突泉誉美天下

李平



齐鲁大地多风光，秀水明山。

喷珠吐玉，清泉汨汨，源泉万斛，是齐鲁泉水胜景特色之一。最让人称奇的是齐鲁大地有两个趵突泉，一个赫赫有名，一个默默无闻。每每想起，无可奈何。

赫赫有名的是济南趵突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济南始置于西汉，称济南郡。隋朝撤郡并县，齐州仍治济南。唐中叶天宝年间，齐州曾改称临淄郡、济南郡。明初，复称济南府。清初，仍称济南府。民国初年，撤销济南府，置岱北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八年，历城县划归济南市。一九九四年二月，济南市成为副省级城市。济南是山东省会，简称“济”，别称“泉城”，自然风光以“山、泉、湖、河”为特色。刘凤诰《咏大明湖》诗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写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古人用众多诗篇赞美济南。

不声不响的是济宁市泗水县泉林趵突泉。此泉坐落于泉林泉群。虽不是名门出身，但泗水也是千年古县，自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五九十一年)置县以来，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建置之始，县驻地在卞城(今泉林镇卞桥村)，隋开皇十六年(公元五九十六年)，县驻地迁至虚村(今泗水县城)。泗水有“中国泉乡”美称，是“洙泗渊源之地、圣化融液之区”。泉林以泉水出众得名，林色泉声，被世人称为“天下奇观”。趵突泉坐落于泉林村南，在世代村民的呵护下，至今余淙。“杨柳依依，泉水汨汨。文川武乡，颗粒归仓。”这是泉林泉水与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诗曰：“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作诗：“泰山冥冥峰以高，泗水潺潺弥以清”，宋代理学家朱熹盛赞：“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古人留下许多称颂泗河和泉林的华美诗篇。

济南趵突泉与泉林趵突泉，泉水之美的认可度又是如何呢？济南趵突泉，古称“冻”，三泉喷涌，趵突腾空，泉水甘而淳、清而冽，堪称“天下第一泉”。又有“泉城明珠”大明湖和千佛山相伴，地理位置优越，名扬四海。康熙皇帝曾三次到济南。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

青皮

五月河

水涨高了，芦苇中的鸟窝淹了。这时，常常会看到一种叫做红冠子的小鸟，游上岸来。大水鸟领着小鸟，小水鸟们排成一队。这种水鸟周身黑毛，大的比鸡要小许多，头顶有一块鲜红的额甲，小的和刚出壳的幼鸡差不多大。它们走到我家院子里找食吃，有时还到厨房里找吃的。看见我也不躲闪。我就数小鸟鸟的个数，第一遍没有数清，再数，真不少，竟有十七个。我问父亲，红冠子怎么会生下这么多孩子呢？父亲说，这种鸟有领养别人家孩子的习惯，往往是越领越多。它们从院子里溜达一圈后，便回到了河里。

我家一直养着几只鸭子，鸭子非常乖。早晨，母亲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鸭圈打开，几只鸭子便排着队，摇晃着身子，走向房后的湖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不用母亲喊，它们便又排着队，回到窝里。

水流大，母亲担心鸭子丢了，就到岸边喊，不一会儿就看到鸭子排着队，顶着水流上岸了。到了鸭窝，母亲数鸭子，多了两只。母亲说，不知是谁家的鸭子站错了队，跟到我家来了。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会有邻居找来。这次母亲等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找。第二天，母亲打开鸭窝，放走鸭子，几枚青皮就躺在窝里。鸭蛋皮是青色的，我们这儿俗称“青皮”。母亲发现，有一枚显然比其他的鸭蛋要小。母亲这才知道，昨天多的两只鸭子原来是野鸭子，是一对对鸭。对鸭的体形和家鸭的差不多，不细看是不清分的。

一连六天，那两只野鸭都是在鸭队后面跟着，到我家来，六天下了六只野鸭蛋。第七天又来了，这次两只野鸭只是在鸭窝转了一圈，然后就匆匆飞走了。我问母亲：“野鸭子为啥来鸭窝下蛋？”母亲说，湖里水大，野鸭搭不了窝。

母亲决定用那六枚野鸭蛋孵小鸭。她把鸭蛋放在条筐里，里面放上一些旧棉花，再用棉被裹好，放在厨房的灶台上。我想孵小鸭一定是个技术活，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学会的。不到一个月，小鸭子便呱呱叫着出壳了。绒毛黄灰相间，黄色居多，毛茸茸的，挤成一团。小鸭一天天长大，等绒毛褪尽，出齐了羽毛，母亲便让它们跟着家里的鸭子去了湖里。第一天就少了两只，第二天一只也没回来。母亲说野性难改。

鸭蛋下多了，母亲除了拿到供销社换些盐、酱油、醋等日常用品，剩下的还会腌咸鸭蛋。用沙土配盐和成泥巴，然后将泥巴均匀地裹在鸭蛋上，一层一层摆在坛子里。腌制二十多天就可以吃了。农村人饭桌上要有两个咸鸭蛋，那

年)，第七次是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第八次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第九次是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最后这一次，乾隆皇帝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目前，“双御碑”复制碑立于泉林泉群景区内。由此可见，泉林趵突泉之美如同济南趵突泉，它们都深受乾隆皇帝喜爱。

元代于钦编纂的《齐乘》一书中收录了金朝《名泉碑》文，该碑文刻写了济南七十二名泉的名称和泉址。明永乐年间，山东按察司金事、诗人晏坚作《七十二泉诗》；清道光时期，济南同考官、文人郝植作《济南七十二泉记》。济南名泉有趵突泉、黑虎泉、金线泉、珍珠泉、白石泉、甘露泉、柳絮泉、卧牛泉……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历城县乡土调查录》中记载，当时济南有名泉一百二十九处。一九八〇年济南市城市规划建筑领导小组在调查材料中列举老城区有一百一十九处泉池。

同样，据清代《泗水县志》记载，泗水境内有“名泉七十二，大泉数十，小泉多如牛毛”。中国泉乡泗水有八大泉群(泉林、石漏、潘坡、安山、东岩店、鲍村、玉沟、珍珠)，仅泉林泉群一处有名者泉多达五十余个，无名小泉、野泉不计其数。柳树下，河滩边，到处是泉。可谓“青青柳，步步溪，一脚丫，踩三泉”。

春秋末年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与泗水极具渊源。孔子出生于泗水县尼山夫子洞，泗水是孔子的正宗老家。在一九六〇年四月，泗水的尼山夫子洞划归曲阜管辖。在历史上，泗水与曲阜也是分分合合。公元六百二十七年曲阜并入泗水，六百三十四年与泗水分开；一九四五年底，曲阜与泗水合并，称曲泗县，一九四六年春，两者又分开。公元前五百零一年，五十一岁的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今汶上县)，开始了仕途生涯。所以，曾有人形象地说：“孔子出生在泗水，出生于曲阜，工作在汶上”。孔子来到泉林，在银杏树下开坛讲课，收门徒仲由。孔子站在陪尾山上，望着昼夜川流不息的泉水感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为纪念孔子来此观泉，乾隆皇帝手书题字“子在川上处”，立碑纪念，立此存照。并作诗《至泉林二首再叠旧作韵》：“泉林子在川上处，成诵髫龄忆旧闻。五十望墙犹未入，东西归壑又逢晴。门庭熟路无须问，轩榭前题有若迎。胜地良辰扶翠辇，高年勋赏足娱情”。此诗刻于“子在川上处”碑阴。

泉林众泉之名与济南众泉之名，重复者达十余个。曾有闲人猜想，这决非巧合，而是有纪念之意。与泉类似，古籍《泗志钩沉》《炎黄氏族文化考》等所载泗水历山为舜帝故乡，有舜井等遗迹，济南亦有历山、舜耕遗迹，如此看，两地均有趵突泉，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多年来，泉林之泉静美、仁义、不争、深藏不露。

其实，济南众泉与泉林众泉是花开两朵，各自安好。泉城与泉乡，相得益彰，乃是齐鲁胜地百花园中的一二朵而已。

济南趵突泉，泉林趵突泉，华夏众泉之美的缩影。泉水怒涌，涓涓细流，一人有福，带挈一屋。

就是珍藏佳肴了。母亲把煮熟的咸鸭蛋，每个切成四瓣，橘红色的蛋黄，淌着金红色的油，香喷喷的，蛋清也是无比细腻。

到了清明节，母亲就会多煮几个咸鸭蛋，我们小孩子就能得到一整个鸭蛋。这个咸鸭蛋，不是一下子就吃完它，先是装在兜里，捂着，见了小朋友，会拿出来显摆。实在忍不住了，就从一头开个小孔，用筷子一点一点地挑着吃。一个鸭蛋能吃上一天。

清明节时，我家只煮鸭蛋。我问母亲：“为啥不煮鸡蛋？”母亲说：“家里没有鸡蛋。”我问：“为啥不养鸭蛋？”母亲说：“不养鸡，鸡要吃粮食。”而鸭子不一样，从湖里捞些杂草，切碎再拌上一些稻糠，鸭子们就争先恐后地吃食。

那个时候满湖都是鱼虾，可是很少有人去湖里逮鱼虾。母亲把蚊帐布用几根竹棍支开，做成网兜，晚上的时候，放在河里。点着小马灯，挂在一根木棍上，伸到网兜上面，就会看到密密匝匝的小米虾聚在灯下。这时母亲就轻轻提起网兜，活蹦乱跳的小米虾就被逮了上来。这晚上，母亲能逮几斤小米虾。第二天母亲往小米虾里打上两个鸭蛋，一碗鲜香的鸭蛋炒小米虾就会端到账桌上。

我爷爷是给生产队逮鱼的。逮鱼的工具叫嘟笼，喇叭口，中间圆鼓大肚子，尾部留小口，嘟笼里面有倒须，只能进不能出。逮鱼的时候要看好水的流向，用竹竿圈好鱼的回路，留出箝口。嘟笼的喇叭口朝向顺流方向，下在箝口，尾部小口用一些杂草堵上，第二天便可以倒鱼了。爷爷用的是一只小船，我们叫溜子。有一天爷爷从湖里回来，装了半船舱大虾，是那种微山湖特有的五节腿大虾。然后爷爷把大虾分给户家。

我上初中的时候住校，就离开了家。清明节这天，邻居家的一位姐姐在学校找到我时，我正在和同学争抢乒乓球赛。姐姐递来一方手绢包裹的物件，说是我母亲托她捎来的。我打开手绢，里面是四枚煮熟的咸鸭蛋。清明学校放假，我只顾玩耍，全然忘了回家。等姐姐离开，我包裏好那四枚咸鸭蛋，揣进怀里，紧紧贴着我的身体，默默走回教室。

一把粗糙的蒲扇攫住了我的目光，淡黄的颜色，放射状的扇纹，在一个耄耋老人的手中轻轻摇动。那安详的面容，似闭非闭的双目，与古旧幽静的小巷构成一幅久远的怀旧画面。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摇动的扇子牵引，旧时光宛若涟漪一圈圈在眼前荡开。

记忆中的蒲扇，常常握在外婆的手中。多少个蝉声若隐若现的午后，外婆坐在一把竹椅上假寐。她执住扇柄，就那样摇啊摇啊，摇着摇着，动作就迟缓了，扇子就掉落了，鼾声就响起来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将扇子重新塞回她的手心。她的白发发一丝一丝地往下垂，摘掉了假牙的嘴巴在睡梦中瘪得不成样子，但我还是觉得她那样可亲。当她突然发出急促的呼吸声，又戛然而止，扇子“扑”的一声拍打起了苍蝇蚊子，我便知她已经醒了。一切多么恬静，多么像发生在昨天。后来，我长大了，外婆却去世了。我多么希望她重新醒转过来，用瘪瘪的漏风的嘴呼唤我的名字，即便她将蒲扇用力地拍打在我身上，我也是愿意的。

在老家麦莱岭，我的母亲拥有过一张扇凳。木质的面板圆周的，凳脚一边高一边低，形成一个倾斜的坡度。母亲在自家的棕树上采下新鲜的棕叶芯，沸水煮过，晒至雪白，便成了扇子的雏形。多少个油灯昏黄的夜里，母亲弯着腰，踩着这张凳子，横一条竖一条地编织着扇子。逢圩的时候，母亲便将自己精心织就的扇子拿去集市上卖，换回一角两角的零钱。能够留在自家用的，往住是做工略有瑕疵的扇子。即便是这样的扇子，留给我的依然是无比温馨的怀想。几时的夏夜，母亲必要在上床前挑开蚊帐，替我驱赶蚊虫，才放心让我入睡。有时候天太热，我睡不着，母亲就会为我轻轻地扇风，直到我睡着为止。半梦半醒间，我于朦胧中看到母亲的脸，感到一阵阵微凉的风从脸上拂过。那属于童年的幸福，一生中只要拥有过便无法忘怀。

一把大蒲扇，曾经是我讨好长辈的绝佳道具。那时的父亲身强力壮，日日在田里下苦力。每当劳作归来，他就将汗湿的上衣一甩，打起了赤膊，那裸露的古铜色的背脊上，滚动着玉米粒大的汗珠。坐定后，父亲招手让我过去替他扇风。我于是乖乖地用双手举起大蒲扇，像古代的小丫鬟那样费尽全身上下扇动，好让父亲感到凉快些。这时候，我能看到父亲微闭了双目，流露出惬意满足的神情。有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便将我的扇风服务当成一种待客的至高礼数：“去，帮你姑父扇扇风。”我于是谨遵父命，乖乖地举着蒲扇走到客人跟前。姑父生的全是儿子，对父亲拥有这样一个女儿大感羡慕。在客人的夸赞声中，父亲便有些得意。我心想，这所谓的姑父只是旁系亲戚，又没疼爱过我，于是偷奸耍滑，悄悄将扇子竖了起来，只是象征性地挥动着。不知父亲是否看出我的小心思，他只



一枝梅

我游荡在瓦那山的腹地，在荒野中，到处游走。我感觉不走，就无法呼吸，必须不停地走，什么也不想，只是用走来代替一切。

正月初九，雨水之后的一天，我误入大山深处，漫无目的地游走，路边一丛一丛的迎春花，鹅黄的顏色，让我想起泛着金色波浪的麦田，心生欣喜。瓦那山下那户家庭院里的白玉兰花，让我眼前一亮。苦涩的冬天过去了，一切都走在通往春天的途中。

赶走了孤寂的冬日。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漫山遍野的红和白，红的像雾，朦朦胧胧。那种白，星星点点，夹杂在红当中，隐隐约约。白色的是杏花，红色的是桃花。好大的一片桃花和杏花。我兴奋了，拿出手机拍摄。惊喜之际，发现一个老人骑着电动车，往山的高处骑，我想和他说话。兴奋地大喊一声，他停下车，我摆着手，我说你走你的，他却又倒回来，和我说话。我问他是什么花？他说不知道。他愿意给我当向导，领我去大山深处。有一小道，可以从高处看花。我说，可以。他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我看到了一座城堡一样的建筑，三层，在一个南面的山坡下。宝蓝色的玻璃闪闪烁烁。他告诉我，这是一片废弃的别墅群，地基都打好了，后来因环保问题被叫停，只剩下现在那个城堡一样的建筑。目前，还有人看守。我们看到了一个废弃的地基，还有一些建筑垃圾。我说，一旦盖了这片房子，就会污染环境，破坏了生态。

这是瓦那河的源头。从后山流出的一道溪流，一副澎湃的样子，清澈见底，泛起小小的浪波，竟然在拐弯处形成了一个海湾。一湾水更让我意外和惊喜，溪水从海湾继续下流，这里就是瓦那河的源头了。河水向下，向北流，然后一直往西流，流入瓦那湖，再从湖里，流入下游的瓦那河。河水从县城前面经过，进入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南下进入长江，最终流入大海。

小径有点陡，来到最高处，发现一座未建成的寺庙，最顶端金碧辉煌，往下两层是水泥墙。那位老人告诉我，这是南方人修建的，资金链断了，没钱修了。我说，这个地方，还要建庙。他说，换了好几个投资方，都因没钱建，停工了。

我们从山头遥遥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观察近处的小溪，眼前的花，让我俩惊奇。桃

扇间微凉



是笑笑，并没有呵斥我。

我很早就跟着小伙伴学会了折纸扇。一张纸均匀地折成若干长条，叠在一起，再由中间对折，捏住底部朝两边打开，将不相连的部位拿饭粒黏住，底部钻一个孔，穿一根绳子，便是一把微型的小扇子了。这样的纸扇风力极其有限，但我们却玩得不亦乐乎。彼时，小学生们几乎人手一把，一下课就扇个不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一把做工精致的纸扇。扇子小巧玲珑，有金属的外壳，打开是一个完美的扇形，扇面上画着红梅，还题有诗句。收起后外壳将纸扇含住，露出一个漂亮的心形。这样的扇子在自制纸扇中间必然是鹤立鸡群的，吸引了无数羡慕的目光。因为珍贵，我平时不舍得拿出来用，一直在抽屉里珍藏了十多年。后来数次搬家，这把扇子不知所踪。

如今，我告别了麦莱岭，也告别了那一把曾经驻留过亲人体温的扇子。当空调和电风扇成为日常生活的标配，那些蒲扇、鹅毛扇、纸扇在城市里几乎已无迹可寻。但是今天，眼前的这个老人、这把蒲扇，将一缕乡愁不由分说地摇进了我的心里。是的，我已经丢失了从前的扇子，只有那记忆中的微凉，仍在夏日里轻轻摇曳。

一枝梅

李伯喜

花和杏花紧紧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红的像火，白的像雪。那人摘了几枝桃花。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到一个小水库呈三角形，比海湾大了许多。我拿出手机开始拍摄。我把录像传给我北京的同学——著名散文家戴荣里，他马上制作了一个短视频：邹城的杏花开了。

时隔五天，元宵节前的一天，也快到惊蛰了。我怀揣一种莫名的激情，又来到了这里看杏花。

还未到山脚下，远远地就看见漫山遍野的花儿，层层叠叠，撒满了原野。走到山下的那个海湾形成的水库，惊起两只大雁，“啊啊”地鸣叫着，绕着水库上空，盘旋三圈，飞走了。我突然意识到，杏花这个季节不该开花了。我仔细辨认，杏花和白梅花的区别在枝条上，枝泛青色的应为白梅花，杏花的枝是褐色的。我连忙给戴荣里说，这杏花不是杏花，应该是白梅。我闻到了它散发着的香气。桃花也不是桃花，应该是红梅。同学让我拍照和录像。他制作了一个短视频：错把梅花当作杏花桃花的优秀散文家李伯喜。其实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第一次看到的就应该是梅花。我潜意识里，第一次故意把白梅说成杏花，更能吸引人。

曾经有段时间我必须闻一下黄色的腊梅，才有灵感。我把黄梅放在书房里，枯萎了，我也去闻一下，也许是被梅花不畏严寒的品质所吸引。在严冬里开出的花朵，让我想起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我被这庞大的梅林所吸引，在一棵大的红梅下，我看到了地上的落花，星星点点。心一惊，想起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风吹梅落，梅花又回到了大地。我感到了一阵失落，惊醒了，梅花却离我们远去。我听到了一阵山羊的叫声，咩咩地叫着，没有看到羊群。春风呼呼地刮着，梅花纷纷落下，我在怅惘中，看见羊群渐渐地从水库旁经过。牧羊人嘴里吆喝着，鞭声清脆。

我曾经看过金陵、钱塘的梅花，也看过纸上的梅花，可哪里有我瓦那山下的梅花，给我带来灵魂上的震撼。也许我生就有一枝梅的骨气。